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十二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八十六

竇參從子申附 齊映 劉滋從兄贊附

盧邁 崔損 齊抗

竇參字時中工部尚書誕之玄孫父審言聞喜尉以參

貴贈吏部尚書參習法令通政術性矜嚴強直而果斷

少以門䕃累官至萬年尉時同僚有直官曹者將夕聞親疾請叅代之會獄囚亡走京兆尹按直簿將奏叅遽請曰彼以不及狀謁叅實代之宜當罪坐貶江夏尉人多義之累遷奉先尉縣人曹芬名隸北軍芬素兇暴因醉毆其女弟其父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叅捕理芬兄弟當死衆官皆請俟免喪叅曰子因父生父由子死若以喪延罪是殺父不坐也皆正其罪而杖殺之一縣畏伏轉大理司直按獄江淮次揚州節度使陳少游驕蹇不

郊迎令軍吏傳問叅正辭讓之少游悔懼從詣叅叅不
俟濟江還奏合古時婺州刺史鄧珽坐贜八千貫珽與
執政有舊以會赦欲免贜詔百寮於尚書省雜議多希
執政意叅獨堅執正之於法竟徵贜明年除監察御史
奉使按湖南判官馬㷇獄時㷇舉屬令贜罪至千貫爲
得罪者之子因權幸誣奏㷇叅竟白㷇無罪㷇實能吏
後累佐曹王皐以正直强幹聞叅轉殿中侍御史改金
部員外郎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無幾遷御史中丞

不避權貴理獄以嚴稱數豪名見論天下事又與執政多異同上深器之或參決大政時宰頗忌之多所排抑亦無以傷參然多率情壞法初定百官俸料以嘗爲司直黨其官故給俸多於本寺丞又定百官班秩初令太常少卿在左右庶子之上又惡居事李昇遂移居事班退居諸府尹之下甚爲有識所嗤尋兼户部侍郎時京師人家豕生兩首四足有司欲奏參曰此爲豕禍安可上聞命棄之是時郊牛生犢有六足者太僕卿周皓白

宰相請奏李泌亦戲答以遣之故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子正儀請襲封叅大署尚書省門曰陳少游位兼將相之崇節變艱危之際君上含垢未能發明愚子何心輙求傳襲正儀懼不敢求封而去時神策將軍孟華有戰功爲大將軍所誣奏稱華謀反有右龍武將軍李建玉前陷吐蕃久之自拔爲部曲誣告潛通吐蕃皆當死無以自白叅悉理出之由是人皆屬望明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使每宰相間日於延英召

對諸相皆出參必居後久之以度支為辭實專大政參
無學術但多引用親黨使居要職以為耳目四方藩帥
皆畏懼之李納既憚參餽遺畢至外示敬參實隂間之
上所親信多非毀參竇申又與吳通玄通犯事覺參任
情好惡恃權貪利不知紀極終以此敗貶參郴州別駕
貞元八年四月也參至郴州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
絹五千匹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參有隙遂具以聞又中
使逢士寧使於路亦奏其事德宗大怒欲殺參宰相陸

贄曰竇參與臣無分因事報怨人之常情然臣參宰衡
合存公體以參罪犯置之於死恐用刑太過於是且止
尋又遣中使謂贄等曰卿等所奏於大體雖好然此人
交結中外其意難測朕尋情狀其事灼然又竇參在彼
與諸戎帥交通社稷事重卿等速進文書處分贄奏曰
臣面承德音辛奉密旨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
敢不上同憂憤内絶狐疑豈頓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參
常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

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既得以為辭衆人亦為之懷愍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遙所宜重慎竇參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受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潜懷異圖將起大惡迹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天顔議加刑辟但聞凶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況在衆流何由備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鞫則恐難定罪名乞留膺聰更少詳度竇參於

臣素亦無分陛下固已明知有何顧懐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絶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乃再貶爲驩州司馬男景伯配泉州女尼真如隷郴州其財物婢妾傳送京師象特爲左右中官深怒謗沮不已未至驩州賜死於邕州武經鎮時年六十實申者象之族子累遷至京兆少尹轉給事中象特愛之每議除授多訪於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申所至人目之爲喜鵲德宗頗聞其事數誡象曰卿他日必爲申

所累不如出之以掩物議衆曰臣無彊子姪申雖疎屬
臣素親之不忍遠逐出請保無他犯帝曰卿雖自保如衆
人何條固如前對申亦不悛兵部侍郎陸贄與參有隙
吳通微弟兄與贄同在翰林俱承德宗顧遇亦爭寵不
協金吾大將軍嗣虢王則之與申及通微通玄善遂相
與傾贄考貢舉言贄考貢不實吳通玄取宗室女爲外
婦德宗知其毀贄且令察視具得其奸狀乃貶則之爲
昭州司馬吳通玄爲泉州司馬竇申爲道州司馬不旬

日貶參郴州別駕即日以陸贄爲宰相明年竇參再貶驩州德宗謂陸贄曰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並細微不比竇參便宜商量處置所有親密並發遣於遠惡處贄奏曰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仁煦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申竇榮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從輕參既蒙恩務全申等亦

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内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
沮勸賞榮與叅雖非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欵密之中都
無邪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晩年
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
行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賞榮吏
貶遠官賞申則之並除名配流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
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茍無髙節出衆何能特
立不羣賞叅久塵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

或游於門庭或序以中表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
此之徒十常八九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甚與交親
安可悉從貶累況竇參罷黜殆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
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臣等商量除與竇
參陰謀邪事外一切不問詔從之由是申等得配流嶺
南既賜參死乃杖殺申諸竇皆貶榮得免死
齊映瀛州高陽人父圯試太常少卿兼檢校工部郎中
映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授河南府參軍滑亳節度使

令狐彰辟爲掌書記累授監察御史彰疾甚映草遺表因與謀後事映說彰令上表請代令子建歸京師彰皆從之因妻以女彰卒後兵亂映脫身歸東都河陽三城使馬燧辟爲判官奏殿中侍御史建中初盧杞爲宰相薦之遷刑部員外郎會張鎰出鎮鳳翔奏爲判官映口辯頗更軍事數以論奏合旨尋轉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德宗在奉天鳳翔逼於賊泚鎰懦緩不曉兵家事部將有李楚琳者慓悍兇暴軍中畏之乘間將謀亂先數

日映與同列齊抗覺其謀乃言於鎰請早圖之鎰不從
映言乃示其寬大召楚琳語之曰欲令公使於外楚琳
恐是夜作亂乃殺鎰以應泚軍中多爲映指道故得免
因赴奉天行在除御史中丞興元初從幸梁州每過險
映常執轡會御馬遽驟奔跳頗甚帝懼傷映令捨轡映
堅執久之乃止帝問其故曰馬奔蹶不過傷臣如捨之
或犯清塵雖臣萬死何以塞責上嘉奬無已在梁州拜
給事中映白皙長大言音高朗上自山南還京常令映

侍左右或令前馬至城邑州鎮俾映宣詔令帝益親信之其年冬轉中書舍人貞元二年以本官與左散騎常侍劉滋給事中崔造同拜平章事滋以端默雅重寡言映謙和美言悅下無所是非政事多決於造無幾造疾病映當國政秉鬮亦不敢言事時吐蕃數入寇人情搖動且言帝欲行幸避狄映奏曰戎狄亂華臣之罪也令人情恟懼謂陛下理裝具糗糧臣聞大福不再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俯伏流涕上亦爲之感動時給事中袁

高忤旨映連請為左丞御史大夫映於東都舉進士及宏詞時張延賞為河南尹東都留守厚映及映為相延賞罷相為左僕射數畫時事令映行之及為所親求官映多不應延賞怒言映非宰相器三年正月貶映夔州刺史又轉衡州七年授御史中丞桂管觀察使又改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映常以頃為相輔無大過而罷冀其復入用乃掊斂貢奉及大為金銀器以希旨先是銀餅高者五尺餘李兼為江西觀察使乃進六尺者至是

因帝誕日端午映爲鉼高八尺者以獻貞元十一年七月卒時年四十八贈禮部尚書

劉滋字公茂左散騎常侍子玄之孫父貺開元初爲左拾遺父子仍代爲史官貺依劉向說苑撰續說苑一十卷以獻玄宗嘉之滋少以門蔭調授太子正字歷漣水令吏部侍郎楊綰薦滋堪爲諫官拜左補闕改太常卿復爲左補闕辭官侍親還東都河南尹李廙署奏功曹參軍無幾丁母喪服除遷屯田員外郎轉司勲員外郎

判南曹勤於吏職孜孜奉法遷司勳郎中累拜給事中
從幸奉天轉太常少卿掌禮儀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
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蝗旱穀價翔貴
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稱
舉職貞元三年遷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
相位無所啟奏但多謙退廉謹畏慎而已三年正月守
本官罷知政事四年復爲吏部侍郎六年遷吏部尚書
實叅以宰相爲吏部尚書換刑部尚書無何御史臺劾

奏滋前在吏部選人渝濫詔奪金紫階滋有經學善持論性廉潔刻苦嫉惡掌選多所發擿吏代詐僞者尤畏之十年十月卒時年六十六贈陜州大都督滋從兄賁大歷中左散騎常侍彙之子少以資蔭補吏累授鄂縣丞宰相杜鴻漸自劔南還朝遂出於鄂賁儲供精辦鴻漸判官楊炎以賁名儒之子薦之累授侍御史浙江觀察判官楊炎作相擢爲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人捃拾橡栗閒猛獸將噬之幼女號呼搏獸而救之母子

俱免宣歙觀察使韓滉表其異行加金紫之服再遷常
州刺史韓滉入相分舊所統爲三道以賛爲宣州刺史
兼御史中丞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賛在宣州十餘年
賛祖子玄開元朝一代名儒父彚博涉經史唯賛不知
書但以強猛立威官吏畏之重足一迹宣爲天下沃饒
賛久爲廉察厚斂殖貨務貢奉以希恩子弟皆虧庭訓
雖童年稚齒便能侮易驕人人士鄙之貞元十二年卒
時年七十贈吏部尚書

盧邁字子玄范陽人少以孝友謹厚稱深為叔舅崔祐甫所親重兩經及第歷太子正字藍田尉以書判拔萃授河南主簿充集賢校理朝臣薦其文行遷右補闕侍御史刑部吏部員外郎邁以叔父兄弟姊妹悉在江介屬蝗蟲歲饑懇求江南上佐由是授滁州刺史入為司門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累上表言時政得失轉給事中屬校定考課邁固讓以授官日近未有政績不敢當上考時人重之遷尚書右丞將作監元亘當攝太尉享昭

德皇后廟以私忌日不受誓誡爲御史劾奏詔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議還奏狀曰臣按禮記大夫士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又按唐禮散齋有大功之喪致齋有周親喪齋中疾病即還家不奉祭事皆無忌日不受誓誡之文雖假寧令忌日給假一日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今宜以假寧常式而違攝祭新命酌其輕重誓誡則祀事之嚴校其禮式忌日乃尋常之制詳求典據事緣薦獻不宜以忌日爲辭由是亘坐罰俸

邁九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餘遷中書侍郎時大政決在陸贄趙憬邁謹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而友愛恭儉邁從父弟迺爲劒南西川判官卒於成都歸葬於洛陽路由京師邁奏請至城東哭於其柩許之近代宰臣多自以爲崇重三服之親或不過從而弔臨而邁獨振薄俗請臨弟喪士君子是之十二年九月邁於政事堂中風肩輿而歸上表請罷官不許詔宰臣就第問疾自是凡五上表堅乞骸骨詔曰卿操履貞方器識

淹茂自居台輔益見忠清方藉謀猷遽嬰疾疹歲月滋
久章表屢聞陳請再三撝謙難奪宜備眷賢之禮宜遂
優閑之秩告免之誠雖爲懇至俯從來奏良用憮然乃
除太子賓客貞元十四年卒時年六十贈太子太傅賻
以布帛邁再娶無子以從父弟子紀爲嗣
崔損字至無博陵人高祖行功已後名位卑替損大歷
末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科授祕書省校書郎再授咸
陽尉外甥王翃爲京兆尹改大理評事累遷兵部郎中

貞元十一年遷右諫議大夫會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憬卒中書侍郎平章事盧邁風病請告戶部尚書裴延齡素與損善乃薦之于德宗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給事中趙宗儒同日知政事並賜金紫初二相有故旬日中外顒望名德損之無聲實及制下之日中外失望性齷齪謹慎每延英論事未嘗有言十四年秋轉門下侍郎平章事是歲以昭陵舊宮為野火所焚所司請修奉昭陵舊宮在山上置来歲久曾經野火燒

執摧毀略盡其宫尋移在瑶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縁供水稍遠百姓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宫處修創冀久遠便人又爲移改舊制恐禮意未周宜令宰臣百寮集議議者多云舊宫既焚宜移就山下上意不欲遷移只於山上重造命損爲八陵修奉使於是獻昭乾定泰五陵造屋五百七十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唯建陵仍舊但修葺而已所縁陵寢中牀蓐帷幄一事以上帝親自閲視然後授損送於陵所損以久疾在

家賜絹二百匹以為醫藥南北兩省清要擯皆歷踐之在位無稱於人者身居宰相母野殯不言展墓不議遷祔姊為尼没於近寺終喪不臨士君子罪之加以過為恭遜接見便僻不止於容身而已自建中以後宰相罕有久在位者數歲罪黜損用此中上意竊大任者八年上亦知物議鄙其持禄取容然憐而厚之貞元十九年卒贈太子太傅賻布帛五百端米粟四百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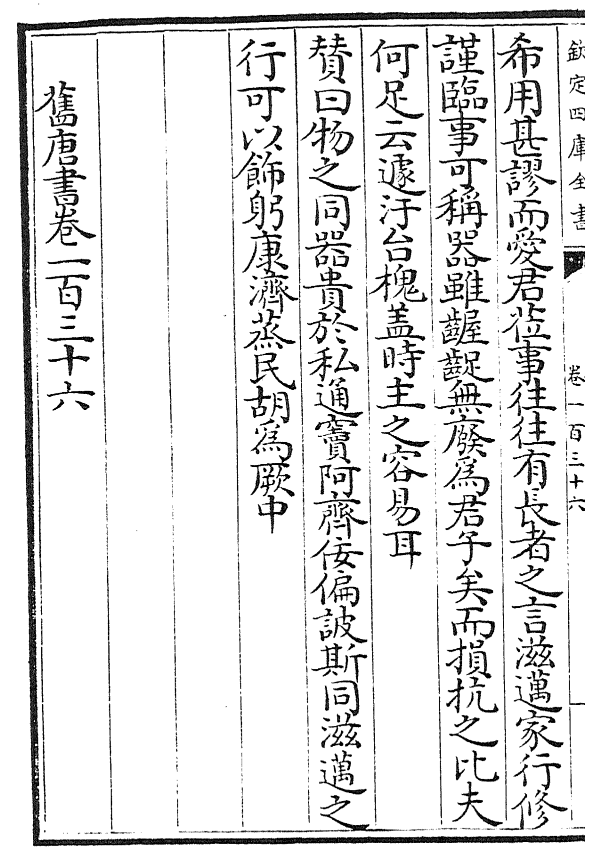
齊抗字遐舉天寶中平陽太守澣之孫父翺一命卑官

卒以抗貴累贈國子祭酒抗少隱會稽剡中讀書為文長於牋奏大歴中壽州刺史張鎰辟為判官明閑吏事敏於文學鎰甚重之建中初鎰為江西觀察使抗亦隨在幕府三年鎰自中書侍郎平章事出鎮鳳翔奏抗為監察御史仍為賓佐幕中籌畫多出於抗德宗在奉天鎰為李楚琳所害抗奔赴行在拜侍御史旬日改戶部員外郎宰相蕭復為江淮宣慰使以抗為判官德宗還京大盜之後天下旱蝗國用盡竭鹽鐵轉運使元琇以

抗有才用奏授倉部郎中條理江淮鹽務貞元初爲水
陸運副使督江淮漕運以給京師遷諫議大夫歷處州
刺史轉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入爲給事中又
爲河南尹歷祕書監太常卿代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先時每年吏部選人試判別奏官考
覆第其上下既考中書門下復奏擇官覆定憂以爲例
抗乃奏曰吏部尚書侍郎已是朝廷精選不宜別差考
官重覆其年他官考判訖俾吏部侍郎自覆一歲遂除

考判官蓋抗所論奏也故事禮部侍郎掌貢舉其親故即試於考功謂之別頭舉人抗亦奏罷之尋奏省諸州府別駕田曹司田官及判司之雙曹者復省中書省驅使官及諸胥吏尋加修國史抗雖讀書無遠智大略凡爲官必求至精末乃滋彰物論薄其隘刻遇疾上表請罷改太子賓客竟不任朝謝貞元二十年卒時年六十五贈戸部尚書又賜其家絹二百匹

史臣曰竇參朋黨不顧君上之誡斯爲悖矣齊映曲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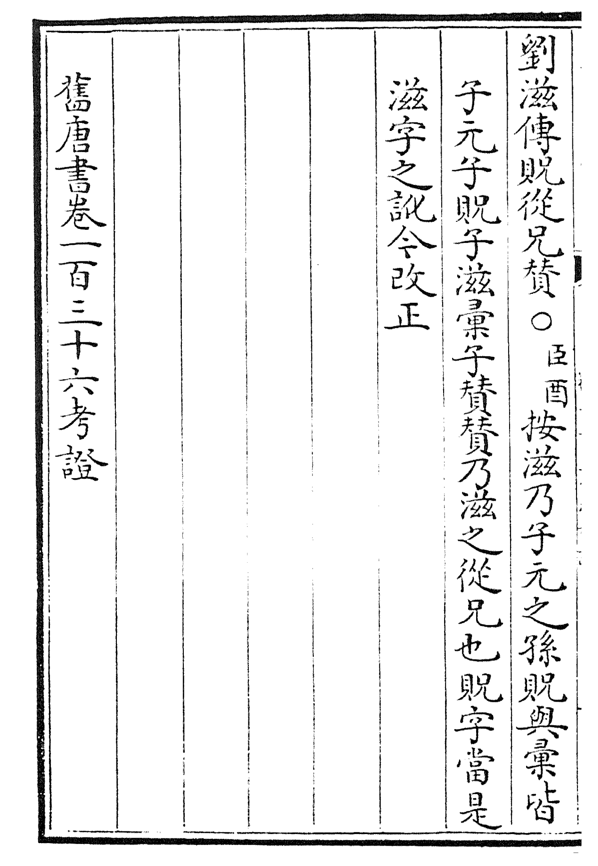
希用甚謬而愛君莅事往往有長者之言滋邁家行修謹臨事可稱器雖齷齪無廢爲君子矣而損抗之比夫何足云遽汙台槐蓋時主之容易耳

賛曰物之同器貴於私道賓阿齊佞偏詖斯同滋邁之行可以飾躬康濟蒸民胡爲厥中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六考證

賓參傳縣人曹芬素凶暴因醉毆其女弟族人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參捕理芬兄弟當死衆官皆請俟免喪參曰子因父生父由子死若以喪延罪是殺父不坐也○新書父救不止恚赴井死臣酉按下文衆官請免喪者即免父喪也參曰父由子死者謂其父以子毆妹而恚赴井死也族人二字是其父二字之訛今改正



劉滋傳貺從兄賛○臣酉按滋乃子元之孫貺與彙皆子元子貺子滋彙子賛賛乃滋之從兄也貺字當是滋字之訛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十三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八十七

徐浩 趙涓子博宣 劉太真 李紓

邵說 于邵 崔元翰 于公異

呂渭子溫恭儉讓 鄭雲逵 李益 李賀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父嶠官至洛州刺史浩少舉明經

工草隷以文學爲張說所器重調授邕山主簿說薦爲
麗正殿校理三遷右拾遺仍爲校理幽州節度使張守
珪奏在幕府改監察御史丁父憂服除授京兆司録以
母憂去職數年調授河南司録歴河陽令以善政稱拜
太子司議郎遷金部員外郎歴憲部郎中安禄山反出
爲襄陽太守本郡防禦使賜以金紫之服肅宗即位名
拜中書舍人時天下事殷詔令多出於浩浩屬詞贍給
又工楷隷肅宗悦其能加兼尚書右丞玄宗傳位誥冊

皆浩為之參兩宮文翰寵遇罕與為比除國子祭酒坐事貶廬州長史代宗徵拜中書舍人集賢殿學士尋遷工部侍郎嶺南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又為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坐以妾弟冒選託侍郎薛邕注授京尉為御史大夫李栖筠所彈坐貶明州別駕德宗即位徵拜彭王傅建中三年以疾卒年八十贈太子少師初浩以文雅稱及授廣州典選部多積貨財又嬖其妾侯莫陳氏頗干政事為時論所貶

趙涓冀州人也幼有文學天寶初舉進士補鄠城尉累
授監察御史右司員外郎河南副元帥王縉奏充判官
授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遷給事中太常少卿出為
衢州刺史永泰初涓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燒屋室
數十間火發處與東宮稍近代宗深疑之涓為巡使俾
令即訊涓周歷壖垣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
也推鞫明審頗盡事情既奏代宗稱賞焉德宗時在東
宮常感涓之究理詳細及刺衢州年考既深又與觀察

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涓官德宗見其名謂宰臣曰豈
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拜尚書左丞無何知
吏部選㕓從梁州興元元年卒贈户部尚書子博宣登
進士第文章俊拔性率多酒陳許節度使曲環辟爲從
事賔筵之間多所忽略環不能容朝廷方討淮蔡環誣
奏博宣受吳少誠賂爲反間又妄說國家休咎煽惑軍
情時博宣權知舞陽縣事詔令環決杖四十流於康州
人皆以爲枉先是侍御史盧南史坐事貶信州員外司

馬至郡準例得廳吏一人每月請紙筆錢前後五年計錢一千貫南史以官閑冗放吏歸納其紙筆錢六十餘千刺史姚驥劾奏南史以為贓又劾南史買鉛燒黄丹德宗遣監察御史鄭楚相刑部員外郎裴澥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使同往按鞫將行並召於延英謂之曰卿等必須詳審無令漏罪銜宽三人將退裴澥獨留奏曰臣按姚驥奏狀稱南史取廳吏紙筆錢計贓六十餘貫雖於公法有違量事且非巨蠹上曰此事亦未為甚

未知燒鈆何如澥曰燒鈆爲丹格令不禁準天寶十三載勅鈆銅錫不許私家買賣貨易蓋防私鑄錢本亦不言燒鈆爲丹南史違勅買鈆不得無罪伏以陛下自登寶位及天寶大歷以来未曾降三司使至江南今忽録此小事令三司使往非唯損耗州縣亦恐遠處聞之各懷憂懼臣聞開元中張九齡爲五嶺按察使有録事參軍告齡非法朝廷止令大理評事往按大歷中鄂岳觀察使吳仲孺與轉運使判官劉長卿紛競仲孺奏長卿

犯贓二十萬貫時止差監察御史苗侹就推令姚驥所
奏事狀無多臣堪任此行即請獨往恐不須三司並行
為使德宗忻然曰卿言是矣乃復名楚相正儀與瀣俱
坐謂之曰朕憒於理道處事未精適見裴瀣所奏深協
事宜亦不用三人總去但行首一人行可也卿等便宣
付宰臣改勑德宗不務大體以察為明皆此類也而博
宣南史坐誣枉擯逐賴裴瀣悟主南史不至深罪後得
召還

劉太真宣州人涉學善屬文少師事詞人蕭穎士天寶末舉進士大歷中為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掌書記徵拜起居郎累歷臺閣自中書舍人轉工部刑部二侍郎性怯懦詭隨及轉禮部侍郎掌貢舉宰執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之又常敘少遊勲績擬之桓文大招物論貞元五年貶信州刺史到州尋卒太真尤長於詩句每出一篇人皆諷誦德宗文思俊拔每有御製即命朝臣畢和貞元四年九月賜宴曲江亭帝為詩序曰朕在位僅將

十載實賴忠賢左右克致小康是以擇三令節錫茲宴賞俾大夫卿士得同歡洽也夫共其戚者同其休有其初者貴其終咨爾羣寮須朕不暇樂而能節職思其憂咸若時則庶乎理矣因重陽之會聊示所懷早衣對廷燎躬化勤意誠時此萬幾暇適與佳節并曲池潔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氣澄臺殿秋光清朝野慶年豐高會多歡聲永懷無荒誡良士同斯情因詔曰卿等重陽會宴朕想歡洽欣慰良多情發于中因製詩序令賜卿

等一本可中書門下簡定文詞士三五十人應制同用
清字明日内於延英門進来宰臣李泌等雖奉詔簡擇
難於取捨由是百寮皆和上自考其詩以太真及李紓
等四人為上等鮑防于邵等四人為次等張濛殷亮等
二十三人為下等而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
考第初朱泚懷光之亂關輔薦饑貞元三年以後仍歲
豐稔人始復生人之樂德宗詔曰比者卿士内外朝夕
公務今方隅無事蒸民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

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寮擇勝地追賞每節宰相常參官共賜錢五百貫文翰林學士一百貫文左右神威神策等十軍各賜五百貫金吾英武威遠及諸衛將軍共賜二百貫客省奏事共賜一百貫委度支每節前五日支付永爲常制

李紓字仲舒禮部侍郎希言之子少有文學天寶末拜秘書省校書郎大歷初吏部侍郎李季卿薦爲左補闕累遷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尋自號州刺史

徵拜禮部侍郎德宗居奉天擇為同州刺史尋棄州詣梁州行在拜兵部侍郎反正兼知選事李懷光誅河東節度及諸軍會河中詔往宣勞節度使還敷奏合旨拜禮部侍郎紓通達善詼諧好接後進厚自奉養鮮華輿馬以放達蘊藉稱雖為大官而佚遊佐宴不嘗自忘嘗議享武成王不當視文宣廟奏云准開元十九年敕置齊太公廟以張良配太常卿及少卿丞充三獻官又按開元禮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昭告于齊太公漢留侯至

上元年敕追贈太公爲武成王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
有司因差太尉充獻官兼御署祝板伏以太公即周之
太師張良即漢之少傅聖朝列於祀典已極褒崇今屈
禮於至尊施敬於臣佐理或過當神何敢歆伏以文宣
垂教百代宗師五常三綱非其訓不明有國有家非其
制不立故孟軻稱生人已来一人而已由是正素王之
位加先聖之名樂用宮縣獻差太尉尊師崇道雅合政
經且太公述作止於六韜勲業形於一代豈宜擬諸盛

德均其殊禮其祝文請不進署敢昭告請改為敬祭于其昭告請改為致祭于留侯其獻官請準舊式差太常卿已下充詔百寮進議文武官上言互有異同詔曰帝德廣運乃武乃文文化武功皇王之二柄祀禮教敬國章孔明自今宜上將軍以下充獻官餘依紓所奏紓又奉詔為興元紀功述及郊廟樂章諸所論著甚衆卒于官年六十二貞元八年贈禮部尚書

邵說相州安陽人舉進士為史思明判官歷事思明朝

義常掌兵事朝義之敗說降於軍前郭子儀愛其才留於幕下累授長安令秘書少監遷吏部侍郎太子詹事以才幹稱談者或以宰相許之金吾將軍裴儆謂諫議大夫柳載曰以鄙夫所度說得禍不久矣且說與史思明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劇官掌兵柄亡軀犯順前後百戰於賊庭掠名家子女以為婢僕者數十人剽盜寶貨不知紀極力屈然後降朝廷宥以不死獲齒班序無厚顏而又遑遑求財崇飾第宅附託貴倖以求大用不知

愧懼而有得色其能久乎建中三年嚴郢得罪說與郢厚善勸朱泚抗疏申其寃說爲草其奏上知之貶說歸州刺史竟卒于貶所

于邵字相門其先家于代今爲京兆萬年人曾祖銙戶部尚書邵天寶末進士登科書判超絕授崇文館校書郎累歷使府入爲起居郎再遷比部郎中尚二十考第於吏部以當稱無何出爲道州刺史未就道轉巴州時歲儉夷獠數千相聚山澤圍州掠衆邵勵州兵以拒之

旬有二日遣使說喻盗邀邵而降邵儒服出城盗羅拜
而降圍解節度使李抱玉以聞超遷梓州以疾不至遷
兵部郎中西川節度使崔寧請留為支度副使尋拜諫
議大夫知制誥再遷禮部侍郎史館修撰為三司使以
撰上尊號冊賜階三品當時大詔令皆出於邵頊之與
御史中丞袁髙給事中蔣鎮雜理左丞薛邕詔獄邵以
為邕犯在赦前奏出之失旨貶桂州長史貞元初除原
王傅後為太子賔客與宰相陸贄不睦八年出爲杭州

刺史以疾請告坐貶衢州别駕移江州别駕卒年八十一邵性孝悌内行修潔老而彌篤初樊澤常舉賢良方正邵一見之於京師曰將相之材也不十五年澤爲節將崔元翰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第甲科且曰不十五年當掌詔令竟如其言獨孤授舉博學宏詞吏部考爲乙第在中書覆昇甲科人稱其當有集四十卷

崔元翰者博陵人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制科又應賢

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三舉皆昇甲第年已五十餘李汧公鎮滑臺辟爲從事後北平王馬燧在太原聞其名致禮命之又爲燧府掌書記入朝爲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賓叅輔政用爲知制誥詔令溫雅合於典謨然性太剛褊簡傲不能取容於時每發言論畧無阿徇忤執政旨故掌誥二年而官不遷竟罷知制誥守比部郎中元翰苦心文章時年七十餘好學不倦既介獨耿直故少交遊唯秉一操伏膺翰墨其對策及奏記碑誌師法班

固蔡伯喈而致思精密爲時所擯終于散位

于公異者吳人登進士第文章精拔爲時所稱建中末爲李晟招討府掌書記興元元年收京城公異爲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肅清宮禁祗奉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之泣下不自勝左右爲之嗚咽旣而曰不知誰爲之或對曰于公異之詞也上稱善久之公異初應進士時與舉人陸贄不協至是贄爲翰林學士聞上稱與尤不悦時議者訾之公異少時不爲後母所容自遊

宦成名不歸鄉里及貞元中陸贄爲宰相奏公異無素行黜之詔曰祠部員外郎于公異頃以才名昇於省闥其少也爲父母之所不容宜其引慝在躬孝行不匱匿名跡於畎畝候安否於門閭俾其親之過不彰庶其誠之至必感安於棄斥遊學遠方忘其溫清之戀竟至存亡之隔爲人子者忍至是乎宜放歸田里俾自循省其舉公異官尚書左丞盧邁宜奪俸兩月時中書舍人高郢薦監察御史元敦義及覩公異譴逐懼爲所累乃上

疏首陳敦義厲於禮教詔嘉鄆之知過俾敦義罷歸公

畀竟名位不振轗軻而卒人士惜其才惡贄之褊急焉

呂渭字君載河中人父延之越州刺史浙江東道節度

使渭舉進士累授婺州永康令大理評事浙西觀察使

李涵辟為支使再遷殿中侍御史涵自御史大夫改太

子少傅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涵為少傅恐乖朝典由

是特授渭司門員外郎尋為御史臺劾奏涵再任少卿

此時都不言今為少傅疑以散慢逦為不可由是貶渭

歙州司馬改涵檢校工部尚書兼光禄卿渭累授舒州
刺史吏部員外駕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母憂罷服
闋授太子右庶子禮部侍郎中書省有柳樹建中末枯
死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後其樹再榮人謂之瑞柳渭試
進士取瑞柳爲賦題上聞而嘉之渭又結附裴延齡之
子操舉進士文詞非工渭擢之登第爲正人嗤鄙因入
閤遺失請託文記遂出爲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
都團練觀察使在任三歲政甚煩碎貞元十六年卒年

六十六贈陜州大都督子溫恭儉讓溫字化光貞元末
登進士第與翰林學士韋執誼善順宗在東宮侍書王
叔文勸太子招納時之英俊以自輔溫與執誼尤爲叔
文所睠起家再命拜左拾遺二十年冬副工部侍郎張
薦爲入吐蕃使行至鳳翔轉侍御史賜緋袍牙笏明年
德宗晏駕順宗即位張薦卒於青海吐蕃以中國喪禍
留溫經年時王叔文用事故與溫同遊東宮者皆不次
任用溫在蕃中悲歎久之元和元年使還轉户部員外

郎時柳宗元等九人坐叔文貶逐唯溫以奉使免溫天才俊拔文彩贍逸爲時流柳宗元劉禹錫所稱然性多險詐好奇近利與竇羣羊士諤趣尚相狎羣爲御史中丞李吉甫尤奇待之三年吉甫爲中官所惡將出鎮揚州溫欲乘其有間傾之溫自司封員外郎轉刑部郎中竇羣請爲知雜吉甫以疾在第名醫人陳登診視夜宿于安邑里第溫伺知之詰旦令吏捕登鞫問之又奏劾吉甫交通術士憲宗異

之名登面訊其事皆虛乃貶羣爲湖南觀察使羊士諤資州刺史溫均州刺史朝議以所責太輕羣再貶黔南溫貶道州刺史五年轉衡州秩滿歸京不得意發疾卒溫文體富艷有丘明班固之風所著凌烟閣功臣銘張始興畫賛移博士書頗爲文士所賞有文集十卷恭儉皆至侍御史讓至太子右庶子皆有美才自後吉甫再入中書長慶以後李德裕黨盛呂氏諸子無至達官者鄭雲逵滎陽人大歷初舉進士性果誕敢言客遊兩河

以畫干于朱泚泚悅乃表爲節度掌書記檢校祠部員外郎仍以弟滔女妻之泚將入覲先令雲逵入奏及泚至京以事怒雲逵奏貶莫州參軍滔代泚後請爲判官滔助田悅爲逆雲逵諭之不從遂棄妻子馳歸長安帝嘉其來留於客省超拜諫議大夫奉天之難雲逵奔赴行在李晟以爲行軍司馬戎略多以咨之歷秘書少監給事中尋拜大理卿遷刑部兵部二侍郎遷御史中丞充順宗山陵橋道置頓使雲逵初爲朱泚判官常忤同

幕蔡庭玉庭玉白泚黜爲莫州録事叅軍滔復奏爲判官因深搆庭玉於滔滔爲泚留後事有請於泚庭玉又輙隱之又有判官朱體微亦蒙泚親信與庭玉常從容言於泚曰滔非長者不可付以兵權滔竊知之後滔南討有功雲逵數激怒之滔乃抗表論庭玉等離間骨肉及滔叛帝乃召泚以表示之故歸罪於庭玉等以悅滔滔亦終叛三年雲逵奏其弟前太僕丞方逵受性兇悖不知君親衆惡備身訓教莫及結聚兇黨江中劫人臣

亡父先臣昈杖至一百終不能斃張延賞任揚州日亦曾犯延賞法決殺復蘇至於常言皆呼臣亡父先臣名親戚所知無可教語昨聞於邠寧慶等州干謁節度及州縣乞丐今見在武功縣南西戎俯近恐有異謀若不冒死奏聞必恐覆臣家族詔令京兆府錮身遞送黔州付李模於僻遠州驅使勿許東西雲逵元和元年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歲中改京兆尹五年五月卒

李益肅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進士第長為歌詩貞元

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為教坊樂人以賂求取
唱為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為屏障迴
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為歌詞
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散灰
扃戸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妬癡為李益疾以是久之不
調而流輩皆居顯位益不得意北遊河朔幽州劉濟辟
為從事常與濟詩而有不上望京樓之句憲宗雅聞其
名自河北召還用為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地

多所凌忽為衆不容諫官舉其幽州詩句降居散秩俄復用為秘書監遷太子賓客集賢學士判院事轉右散騎常侍太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

李賀字長吉宗室鄭王之後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為之作諱辨賀竟不就試手筆敏捷尤長於歌篇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髣髴者其樂府詞數十篇至於雲韶樂工無不諷誦補太常寺協律郎卒時年二十四

史臣曰文學之士代不乏才永泰貞元之間如徐浩趙涓諸公可謂一時之秀也然大真以畏懦闕邵説以僭侈失于公異呂渭李益皆有微累故知全其德者罕矣

贊曰名以才顯才兼德尊徐趙劉李厥聲遠聞邵于呂鄭其名久存半之全德愧于後人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考證

李紓傳佚游佐宴不嘗自忌○語意不明當有脫文誤字

李賀傳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為之作諱辯賀竟不就試○臣宗萬按劇談録云元和中李賀善為歌篇韓公深所知重於搢紳間每加延譽由是聲華籍甚時元稹年少以明經擢第常願交結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令僕者謂曰明經及第何事來看李

賀稹慹憤而退其後稹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父諱晉肅不合應進士舉文公惜其才爲著諱辯以明之摭言亦云賀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辯一篇據此則賀嘗舉進士而元稹謗之史云竟不就試非也

卒時年二十四○新書作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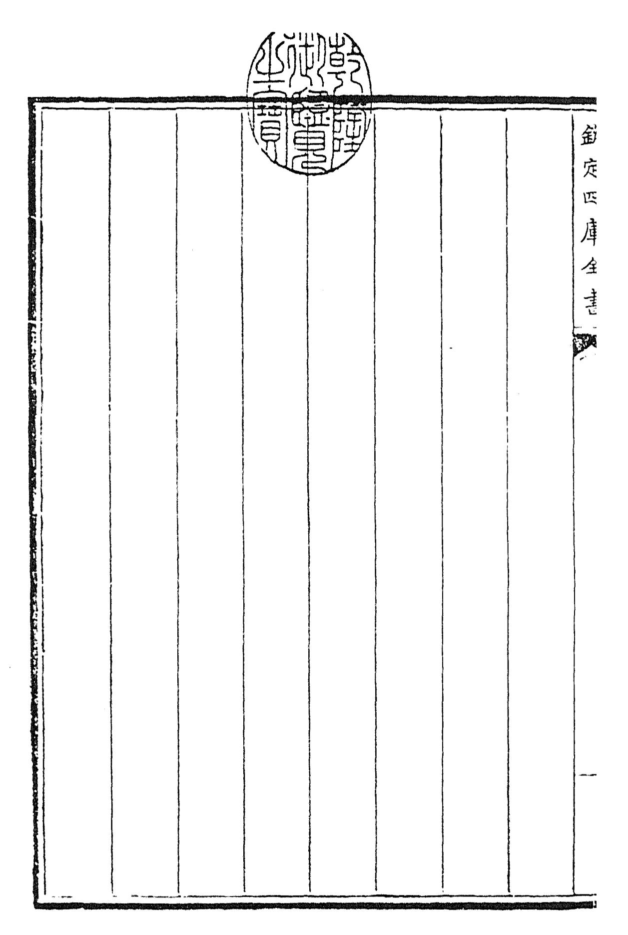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考證

謹案卷一百三十七第三頁前四行性率多酒案

酒下疑脫失字

第七頁前五行而佚遊佐宴不嘗自忘案二語似

有訛脫見後考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十四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八十八

趙憬 韋倫 賈耽 姜公輔

趙憬字退翁天水隴西人也總章中吏部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仁本之曾孫祖諠歷左司郎中父道先洪州錄事參軍憬少好學志行修潔不求聞達寶應中玄宗肅

宗梓宮未祔有司議山陵制度時西蕃入寇天下饑饉
憬以褐衣上疏宜遵儉制時人稱之後連為州從事試
江夏尉累遷監察御史隨牒潘府歷殿中侍御史大字
舍人居母憂哀毀幾絶服除建中初擢授水部員外郎
未拜會湖南觀察使李承請為副使檢校工部郎中充
職歲餘承卒遂知留後事尋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湖南觀察使仍賜金紫居二歲受代歸京師闔門静居
不與人交久之特召對於别殿憬多學問有辭辯數奏

稱旨上悅拜給事中貞元四年迴紇請結和親詔以咸
安公主降迴紇命檢校右僕射關播充使憬以本官兼
御史中丞為副前後使迴紇者多私齎繒絮蕃中市馬
迴以規利憬一無所市人歎美之使還遷尚書左丞綱
轄省務清勤奉職竇叅為宰相惡其能請出為同州刺
史上不從八年四月竇叅罷黜憬與陸贄並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憬深於理道常言為政之本在
於選賢能務節儉薄賦斂寬刑罰對揚之際必以此為

言乃獻審官六議曰臣謬登宰府四年于茲恭承德音未嘗不以求賢為切至於延薦職在愚臣雖當代天之工且乏知人之鑒漸積歲月負於聖明無補王猷有妨賢路況多疾恙兼慮闕遺頃奏表章備陳肝膈陛下以臣性拙直身病可矜不棄孱微尚加委任自此思省報効尤難莫副堯舜之心空懷尸素之懼伏惟陛下法象應期聖神廣運雲行雨施皆發自然訓誥典謨悉經睿覽臣所以不敢援引古昔上煩天聰且以用人之要顧

伸鄙見復念稽顙丹陛仰對宸嚴謇訥易窮處數難辯理詳則塵瀆煩甚言畧則利害未宣若默以求容苟而竊位縱天地之仁幸免而中外之責何逃非陛下用臣之意也其所欲言者皆陛下聖慮之內臣以頂戴恩造不知所為身被風毒漸覺沉痼是以勤勤懇懇切於愚誠也臣聞貞觀開元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盡情理今臣酌前代之損益體當時之通變謹獻審官六議伏惟閑宴時賜省覽其大指議相則曰宜博採衆

賢用爲輔弼今中外知其賢者伏願陛下用之識其能者任之求其全材恐不可得議進用庶官則曰異同之論是非難辯由考課難於實効好惡雜於衆聲所以訪之彌多得之彌少選士古今爲難拔十得五賢愚猶半陛下謂臣曰何必五也十得二三斯可矣聖主思賢至是而宰臣不能進之臣之罪也進賢在於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棄其小瑕隨其所能試之以事用人之大綱也議京諸司闕官則曰當今要官多闕閒官十無一二

文武任用資序遞遷要官本以材行閑官多由恩澤朝廷或將任多擬要官則人少闕多閑官則人多闕少明當選拔者轉少在優容者轉多宜補闕員務育材用大廈永固是棟梁榱桷之全也聖朝致理亦庶官羣吏之能也議中外考課官則曰漢以數易長吏謂之斃政其有能理者輒增秩賜金或八九年十餘年乃入為九卿或遷三輔功績茂異遂至丞相其間不隔數官今陛下內選庶僚外委州府課績高者不次超昇致理之法無

踰於此臣愚以為黜陟且立年限若所居要重未當遷移就加爵秩其餘進退令知褒貶之必應遲速之有常如課績在中年考及限與之平轉中外迭處歷試其能使無苟且之心又無滯淹之慮議舉遺滯則曰官司既廣必委宰輔以舉之宰輔不能徧知又詢于庶官庶官不能徧知又訪於衆人衆人衆聲嚚然互有臧否十人舉之未信一人毀之可疑迨至于今茲弊未改其所以然者非盡為愛憎也若於不審實而承聲言之大凡常人之

心以稱人之善為清以攻人之過為直苟有除授多生
横議由是宰臣每將薦用亦自重難日往月來未副聖
意宜須採聽時論以所舉多者先用必非大故皆不棄
之議擢用諸使府僚屬則曰諸使辟吏各自精求務於
得人將重府望既經試効能否可知擢其賢能置之朝
列或曰外使須才固不可奪臣知必不然也屬者使府
賓介每有登朝本使殊以為榮自喜知人且明公選大
凡才能之士名位未達多在方鎮日月在上誰不知之

思登闕庭如望霄漢宜須博採無宜久滯上優詔答之時吏部侍郎杜黃裳為中貴䜛譖及他過犯御史中丞穆贊京兆少尹韋武萬年縣令李宣長安令盧雲皆為裴延齡搆陷將加斥逐憬保護救解之故多從輕貶初憬廉察湖南令狐峘崔儆並為巡屬刺史峘嘗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儆久在朝列所為或虧法令憬每以正道制之峘儆密遣人數憬罪狀毀之於朝及憬為相拔儆自大理卿為尚書右丞峘先貶官為別駕又擢為吉

州刺史時人多之憬與陸贄同知政事贄恃久在禁庭
特承恩顧以國政為己任纔周歲轉憬為門下侍郎憬
由是深銜之數以目疾請告不甚當政事因是不相協
裴延齡姦詐恣睢滿朝側目憬初與贄約於上前論之
及延英奏對贄極言延齡姦邪誑誕之狀不可任用德
宗不悅形於顏色憬黙然無言由是罷贄平章事而憬
當國矣時宰相賈躭盧邁與憬三人十二年春正月躭
邁皆有假故憬獨對於延英上問曰近日起居注記何

事憬對曰古者左史記言人君動止有實言隨即記録後起居注是也國朝永徽中起居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得聞其記注唯編制勑更無他事所以長壽中姚璹知政事以為親承德音謨訓若不宣旨宰相史官無以得書璹請宰相一人記録所論軍國政事謂之時政記每月送史館既而時政記又廢上曰君舉必書義存勸誡既嘗有時政記宰臣宜依故事為之無何憬卒時政記亦不行憬特承恩顧性清儉雖為宰輔居第

僕使類貧士大夫之家所得俸入先置私廟而竟不立第舍田產其年八月遇暴疾信宿而卒時年六十一子元亮進懍遺表草曰臣叨荷聖慈竊塵台鼎年序頗久績用無聞貧秉之敗已彰覆餗之咎俄及而天與之疾福過生災自今日卯時以來稍加困重針灸不及藥餌奚施奄然遊魂終當就木冥寞殘喘豈忍辭天號呼涕零側息心斷反風結草誓報深恩雖死猶生豈孫素願無任感恩嗚咽痛恨之至德宗尤悼惜之廢朝三日冊

贈太子太傅賻帛五百端米粟四百石令鴻臚卿王權充冊弔使元亮官至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卒次子全亮官至侍御史桂管防禦判官元亮兄宣亮弟承亮皆以門蔭授官

韋倫開元天寶中朔方節度使光乘之子少以蔭累授藍田縣尉以吏事勤恪楊國忠署為鑄錢內作使判官國忠恃權寵又邀名稱多徵諸州縣農人令鑄錢農夫既非本色工匠被所由抑令就役多遭箠罰人不聊生

倫白國忠曰鑄錢須得本色人令抑百姓農人為之尤費力無功人且興謗請厚懸市估價募工曉者為之由是役使減少而益鑄錢之數天寶末宮內土木之功無虛日內作人吏因緣為姦倫乃躬親閱視省費減倍改大理評事會安祿山反車駕幸蜀拜倫監察御史劒南節度行軍司馬兼充置頓使判官尋改屯田員外兼侍御史時內官禁軍相次到蜀所在侵暴號為難理倫清儉身率以化之蜀川咸賴其理竟遭中官毀譖貶衡州

司戸屬東都河南並陷賊漕運路絶度支使第五琦薦
倫有理能拜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會襄州裨
將康楚元張嘉延聚衆為叛兇黨萬餘人自稱東楚義
王襄州刺史王政棄城遁走嘉延又南襲破江陵漢沔
饋運阻絶朝廷旰食倫乃調發兵甲馳鄧州界兇黨有
來降者必厚加接待數日後楚元衆頗怠倫進軍擊之
生擒楚元以獻餘衆悉走散收租庸錢物僅二百萬貫
並不失墜荆襄二州平詔除崔光遠為襄州節度使徵

倫為衛尉卿旬日又以本官兼寧州刺史招討處置等使尋又兼隴州刺史乾元三年襄州大將張瑾殺節度使史翽作亂乃以倫為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東道襄鄧等十州節度使時李輔國秉權用事節將除拜皆出其門倫既為朝廷公用又不私謁輔國倫受命未行改秦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使時吐蕃黨項歲歲入寇邊將奔命不暇倫至秦州屢與虜戰兵寡無援頻致敗衂連貶巴州長史思州務川縣尉代宗即位

起為忠州刺史歷台饒二州以中官呂太一於嶺南矯詔募兵為亂乃以倫為韶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韶連郴三州都團練使竟遭太一用賂反間貶信州司馬虔州司户隨州司户隨州司馬遇赦旅寓於洪州十數年德宗即位選堪使絕域者徵倫拜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持節充通和吐蕃使倫至蕃中初宣諭皇恩次述國威德遠振蕃人大悅賛普入獻方物使還遷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再入吐蕃奉使稱旨西蕃敬

服朝廷得失數上疏言之又為宰相盧杞所惡改太子少保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涇師之亂駕幸奉天及盧杞白志貞趙贊等貶官關播罷相為刑部尚書倫於朝堂嗚咽而言曰宰相不能彌諧啓沃使天下一至於此仍為尚書天下何由致理聞者敬憚之從駕梁州還京又欲擢用盧杞為荆州刺史倫又上表切言不可深為忠正之士所稱歎以年踰七十表請休官改太子少師致仕封郢國公時李楚琳以僕射兼衛尉卿李忠誠以尚

書兼少府監倫上言曰楚琳兇逆忠誠蕃戎醜類不合
厠列清班又表請置義倉以防水旱擇賢良任之左右
又言吐蕃必無信約尊須防備不可輕易上每善遇之
倫居家孝友撫弟姪以慈愛稱貞元十四年十二月卒
時年八十三贈揚州都督
賈躭字敦詩滄州南皮人以兩經登第調授貝州臨清
縣尉上疏論時政授絳州正平尉從事河東檢校膳部
員外郎太原少尹北都副留守又檢校禮部郎中節度

副使改汾州刺史在郡七年政績茂異入為鴻臚卿時
左右威遠營隸鴻臚䚟仍領其使大歷十四年十一月
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梁州刺史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
度使建中三年十一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山
南東道節度使德宗移幸梁州興元元年二月䚟使行
軍司馬樊澤奏事於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諸將有急
牒至言澤代䚟為節度使而召䚟為工部尚書䚟得牒
內懷中宴飲不改容及散召樊澤以詔授之曰詔以行

軍為節度使躭令即上路因告將吏使謁澤牙將張獻甫曰天子廵幸山南尚書使行軍奉表起居而行軍敢自圖節鉞潛奪尚書土地此可謂事人不忠軍中皆不伏請殺樊澤躭曰公是何言歟天子有命即為節度使矣躭令赴行在使與公偕行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中乃安尋以本官為東都留守東畿汝南防禦使貞元二年改檢校右僕射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是時淄青節度使李納雖去偽王號外奉朝旨而心常蓄併

呑之謀納兵士數千人自行營歸路由滑州大將請城外館之鞅曰與人鄰道奈何野處其兵命館之城內淄青將士皆心服之鞅善射好獵每出畋不過百騎往獵於李納之境納聞之大喜心畏其度量不敢異圖九年徵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鞅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還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自吐蕃陷隴右積年國家守於內地舊時鎮戍不可

復知鮌乃畫隴右山南圖兼黄河經界遠近聚其說為書十卷表獻曰臣聞楚左史倚相能讀九丘晉司空裴秀創為六體九丘乃成賦之古經六體則為圖之新意臣雖愚昧夙嘗師範累蒙拔擢遂忝台司雖歷踐職任誠多曠闕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圖外薄四海内别九州必藉精詳乃可摹寫見更續集續異畢功然而隴右一隅久淪蕃寇職方失其圖記境土難以區分輒扣課虚微採掇輿議畫隴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一

軸伏以洮湟舊墟連接監牧甘涼右地控帶朔陲岐路之偵候交通軍鎮之備禦衝要莫不匠意就實依稀像真如聖恩遣將護邊新書授律則靈慶之設險在目原會之封畧可知諸州諸軍須論里數人額諸山諸水須言首尾源流圖上不可備書憑據必資記注謹撰别録六卷又黄河為四瀆之宗西戎乃羣羌之帥臣並研尋史牒翦棄浮詞蹔所聞知編為四卷通録都成十卷文義鄙朴伏增慙悚德宗覽之稱善賜廐馬一匹銀綵百

匹銀餅盤各一至十七年又譔成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獻之曰臣聞地以博厚載物萬國棊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繡錯中夏則五服九州殊俗則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毋丘出師東銘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條支奄蔡乃大澤無涯罽賓則懸度作險或道里回遠或名號改移古來通儒罕遍詳究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絶域之比鄰異蕃之習俗梯山獻琛之

路乘船來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闤闠之
行賈戎貊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掇其要閭閻之瑣語
風謠之小說亦收其是而芟其僞然殷周以降封畧益
明承歷數者八家渾區宇者五姓聲教所及惟唐爲大
秦皇罷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却地開邊障塞限
於鷄鹿東漢則哀牢請吏西晉則裨離結轍隋室列四
郡於卑和海西創三州於扶南江北遼陽失律因而棄
之高祖神堯皇帝誕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繼明重熙

柔遠能邇踰大磧通道北至仙娥於骨利幹置玄闕州
高宗嗣守丕績克廣前烈遣單車賫詔西越葱山於波
剌斯立疾陵府中宗復配天之業不失舊物睿宗含先
天之量惟新永圖玄宗以大孝清内以無為理外大宛
驥騄歲充内廐與貳師之窮兵黷武豈同年哉肅宗掃
平氛祲潤澤生人代宗剗除殘孽彞倫攸叙伏惟皇帝
陛下以上聖之姿當太平之運敦信明義履信包元惠
養黎蒸懷柔遐裔故瀘南貢麗水之金漠北獻余吾之

馬玄化洋溢率土霑濡臣幼切磋於師友長趨侍於軒墀自揣孱愚叨榮非據鴻私莫答夙夜兢惶去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鎮東洛東都間以衆務不遂專門續用尚虧憂愧彌切近乃力竭衰病思殫所聞見蓃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縞分百郡於作繢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并撰

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爲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叙其衰盛前地理書以黔州屬酉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爲安息今則改入康居凡諸疎舛悉從釐正隴西地猶棄於永初之中遼東樂浪陷屈於建安之際曹公棄陘北晉氏遷江南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致堙毀舊史撰録十得二三今書捜補所獲太半周禮職方以淄時爲幽州之浸以華山爲荆河之鎮既有乖於禹貢又不出於

淹中多聞闕疑詎敢編次其古郡國題以墨令州縣題以朱令古殊文執習簡易臣學謝小成才非博物伏波之聚米開示衆軍鄧侯之圖書方知阨塞企慕前哲嘗所寄心輒罄庸陋多慙紕繆優詔荅之賜錦綵二百匹袍段六錦帳二銀缾盤各一銀榼二馬一匹進封魏國公順宗即位檢校司空守左僕射知政事如故時王叔文用事政出羣小躭恶其亂政屢移病乞骸不許躭性長者不喜臧否人物自居相位凡十三年雖不能以安

危大計啓沃於人主而常以檢身厲行以律人每自朝歸第接對賓客終日無倦至於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古之淳德君子何以加焉永貞元年十月卒時年七十六廢朝四日冊贈太傅謚曰元靖

姜公輔不知何許人登進士第為校書郎應制策科高等授左拾遺名入翰林為學士歲滿當改官公輔上書自陳以母老家貧以府掾俸給稍優乃求兼京兆尹戶曹叅軍特承恩顧才高有器識每對見言事德宗多從

之建中四年十月涇師犯闕德宗蒼黄自苑北便門出
幸公輔馬前諫曰朱泚嘗為涇原帥得士心昨以朱滔
叛坐奪兵權泚嘗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鑾
駕忽羣兇立之必貽國患臣頃曽陳奏陛下苟不能坦
懷待之則殺之養獸自貽其患悔且無益德宗曰已無
及矣從幸至奉天拜諫議大夫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從幸山南車駕至城固縣唐安公主薨上之長
女昭德皇后所生性聰敏仁孝上所鍾愛初詔尚韋宥

未克禮會而遇播遷及覺上悲悼尤甚詔所司厚其葬
禮公輔諫曰不久克復京城公主必須歸葬今於行路
且宜儉薄以濟軍士德宗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
夭亡不欲於此為塋壠宜令造一磚塔安置功費甚微
不合關宰相論列姜公輔忽進表章都無道理但欲指
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比擢拔為腹心乃負朕如此贄對
曰公輔官是諫議職居宰衡獻替固其職分本立輔臣
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所也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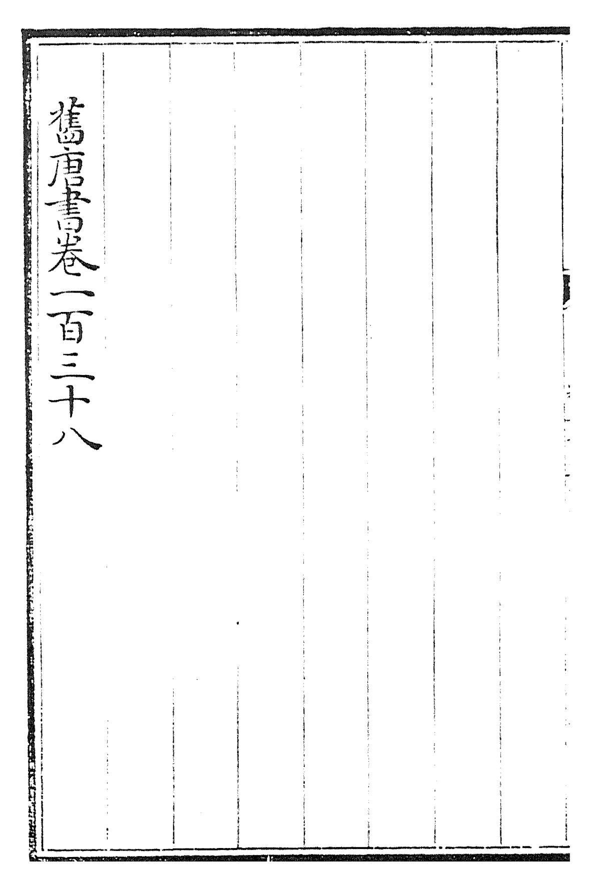
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但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為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帝又曰卿未會朕意朕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已欲罷免後因公輔辭退朕已面許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至山南公輔知朕擬改官所以因論造塔賣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惆悵者只緣如此贄再三救護帝怒不已乃罷為左庶子尋丁母憂服闋授右庶子久之不

遷洎陸贄知政事以有翰林之舊數告贄求官贄密謂公輔曰予嘗見郴州竇相言為公奏擬數矣上旨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恐懼上疏乞罷官為道士久之未報後又廷奏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洩贄使以參言為對帝怒貶公輔為泉州別駕又遣中使責詔責竇參順宗即位起為吉州刺史尋卒憲宗朝贈禮部尚書

史臣曰賈魏公以溫克長者致位丞相拒獻甫之請畋李納之郊則器略可知矣韋鄖公慷慨節義困於讒邪

命矣夫趙憬相區分檢裁求為雅士以爭權而隳贄則前時以德報怨其可信乎公輔一言悟主驟及台司一言不合禮遽疏薄則加膝墜泉之間君道可知矣

贊曰元靖訏謨真謂純儒手調鼎飪心運地圖姜躁趙險並躍天衢哀哉韋公終困讒夫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八